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高原雪松

——盲人按摩师任治平手记

摇篮的回忆

扯不断的50年情缘

电脑圆我读书梦

老有所为，幸福无比

任治平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高原雪松

——盲人按摩师任治平手记

任治平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原雪松：盲人按摩师任治平手记（大字版）/ 任治平著. —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6. 11

ISBN 978-7-5002-7507-7

I. ①高… II. ①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3471 号

高原雪松——盲人按摩师任治平手记

作 者：任治平

责任编辑：戴皓宁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45 千字

印 张：6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02-7507-7/I · 1583

定 价：12.00 元

销售服务热线：(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笔者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回顾人生有许多感悟，主要的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鲁迅先生的话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在工作和学习中勇于进取。笔者虽是视障者，但从不悲观失望、自暴自弃，总是乐观向上、勇往直前。我认为，一个残疾人如果要做到“残而不废”，最大的障碍不是生理障碍，而是心理障碍。一个人要体现自己的价值，首先他要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其次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人们才会承认他的价值。在时代阳光雨露的滋润下，笔者扎根在高原，努力实现要做一棵郁郁葱葱的高原雪松的梦想。

笔者择选了曾在《盲人月刊》和其他媒体发表过的九篇文章，其中除一篇是笔者口述、由郭爱玲女士整理撰写的以外，其余八篇都是笔者自己动笔撰写成文的，这次汇集成册向世人推出，与读者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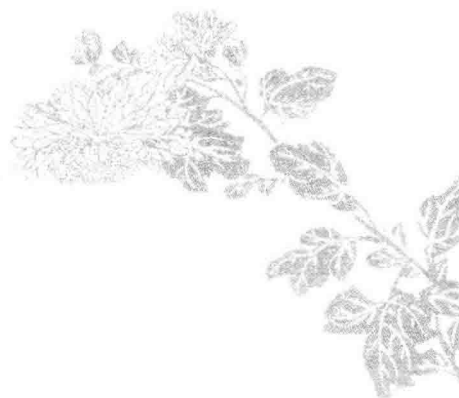
流、共勉，以满足笔者晚年再对社会做一点贡献的心愿。

由于笔者的文学修养有限，写出来的语言文字不免有干涩、枯燥之处，还请广大读者谅解、指正。

任治平

2016年10月

目 录



摇篮的回忆	1
扯不断的 50 年情缘	8
1992 年“七一”演讲	13
电脑圆我读书梦	27
网络，空中盛开的九月菊	32
迟到的追忆	38
60 年国庆是我俩的“金婚”纪念日	45
老有所为，幸福无比	53
命运是这样敲门的——记盲人按摩师任治平	62



摇篮的回忆

60年前，1955年的7月间，在北京西郊诞生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中国盲人福利会盲人训练班。这是一所为盲人寻找就业门路、培养盲人事业骨干的学校，学员们自豪地称它为“我们事业的摇篮”。

20世纪50年代全国有盲人170万，占5亿总人口的0.34%。为了使盲人不再走算命、卖唱、沿街乞讨的老路，中国盲人福利会一成立就着手筹办这所职业培训班。班内设有五个专业：农业、工业、文化（师范）、音乐和按摩。农业班只办了一年就撤消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该班学员后来被分到了其他班级。

盲训班的校址在北京盲校的前大院，原来这里驻扎着解放军某部医院。为了给盲训班腾校址，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指示该部连夜搬家。当时的校园房舍分布较分散、又是土路，给学员行走带来不便。于是校方就铺了一条甬路，便于盲人行走。修路的那

天全体师生员工情绪高涨，不分男女、不管体强体弱都争先恐后地参加铺路基的义务劳动。训练班后院小操场也都是学员们义务劳动修建起来的。

学员们学习都很用功。工业班的学员开始主要学习编织毛衣和草篮，他们所编织的花样毛衣经常送给国际友人。经过两年的学习，1957年，一部分学员被分到外地去办工厂，有36人留在北京，建立盲人教学工厂。后来，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为北京市盲聋哑橡胶五金厂。该厂生产的产品有一二十种，涉及工业、铁路和民用等多方面。

文化班的学员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又经过两年的培训，个个都具备了组织教学、独立授课的能力。那时，各地方都急需这样的人才为青壮年盲人进行盲文扫盲，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很快都分配了工作，还有的与音乐班或按摩班的毕业生搭伴到各地进行盲人职业教育。

音乐班的学员有一定的音乐基础，20岁左右，风华正茂。音乐班的专职教师只有一位，他就是从中央音乐学院聘请来的“民族音乐改革先驱”刘天华先生



刘北茂先生、夫人与盲人学生合影

5-7
4
2
月
中
旬
决
定
要
回
盲
校
今
训
班
特
北
茂
志！

合影照片背面刘北茂先生留言



的三弟刘北茂教授，专教二胡。有时也聘请一些客座教师，如二胡演奏家蒋风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张勺。但笙、管、笛、箫和一些弹拨乐器的演练还是要走出去学习提高，如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民乐团请人指教。1956年8月，音乐班学员甘柏林有幸参加了全国文化艺术周汇演，被文化部命名为“青年二胡演奏家”、现代“阿炳”，为盲人争了光。

当时音乐班排练了许多节目对外演出及伴舞，宣传盲人“残而不废”。对于盲人拉二胡、弹弦子，一般人知道这是盲人的拿手好戏。至于盲人打扬琴，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在训练班学习期间，一次我们在公安部大礼堂为全国民政工作会议进行演出，各地民政部门的领导、北京市一些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也来观看。我们演奏的是广东音乐《倒垂帘》，这是一首以扬琴为主奏乐器的乐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乐曲刚开始，台上的灯光突然熄灭了，顿时，台下有些骚动，但很快就安静下来。玉珠般的扬琴声依然在大厅里回荡着，直至乐曲终了，台上的灯光才亮起来了。



这突如其来的断电，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观众们被盲人的精湛演技征服了，这也为我们以后的毕业分配做了铺垫。

盲训班开办的最成功的专业是按摩。由于当时盲文医学教材很少，上课时学员们都要做笔记，下课后还要互相对证，并帮助那些写字速度较慢的同学进行抄写。在临床实习阶段，老师和学员们更是刻苦，每天披星戴月冒着严寒到几十里外的北京中医医院实习，中途要换乘两次车，但他们从不叫苦。张振是第一期按摩班学员，学习成绩优异、基础理论扎实，毕业后留校执教。以后几期按摩班都是他教授按摩手法与诊断。他在学习后期就经常被国家各部委接去按摩治疗，如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郭沫若的夫人做按摩。这些都给民政部门的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期按摩班的学员很快都分配到全国各地，也为以后各期学员毕业分配创造了有利条件。

按摩班办了五期，从 1955 至 1961 年间共培训了 170 多名按摩人员。20 世纪 60 年代初，盲训班虽然停止了招生，但其校址尚存，机构仍在，留校毕业生成

立的按摩诊所还在对外门诊。所以盲训班领导主动地担负起提高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素质的职责。1962、1964、1966年曾3次召开了全国盲人按摩经验交流会（实质是以会代培）。第一期、第二期交流会还总结汇编了与会者带来的几十篇学术论文，印成5本盲文材料发给大家。

盲训班的主任（校长）张中平原来是昌平县的县委书记，调来盲训班后，他执着地扑在盲人教学工作上，从一个外行逐渐转为内行，还曾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按摩治疗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临床体会》，翻译成盲文编入全国盲人按摩经验交流会论文集，难怪有些机关的同事称他为“按摩迷”。

1964年4月至7月间，笔者有幸带着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推拿治疗小儿腹泻的临床体会》，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盲人按摩经验交流会。其实这是一个以会代培的进修提高班，互教互学，以提升盲人按摩的整体医疗水平为宗旨。期间聘请了按摩专家进行学术讲座，如曹希珍、郑怀贤等。当年6月间，周恩来总理到广东视察工作，指示医务界要解决“病



人腰痛，大夫头疼”的问题。消息传来，北京中医界及时安排了有关学术研讨会，许多首都著名的按摩、针灸大夫在会上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治疗腰痛的经验，我们旁听了研讨会，受益匪浅。

20世纪60年代在洛阳成立的河南省级盲人卫校、宝鸡成立的陕西自强中专等，都是中国盲人福利会盲人训练班播下的种子。“文革”期间，“中国盲人福利会盲人训练班”彻底停办了，但其附属医院——北京盲人按摩医院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全国盲人按摩机构的典范和对外交流的中心。

中国盲人福利会盲人训练班是一个摇篮，我国的盲人事业正是从这里起步。训练班虽说早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它为我国盲人事业做出的贡献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2015年7月

（注：本文为中国盲人福利会盲人训练班成立60周年而作）

扯不断的 50 年情缘

我与《盲人月刊》结下不解之缘已有 50 年了。

1953 年的金秋，我还在上海盲童学校读书。一天，传来了一个消息，教育部盲聋哑特殊教育处决定要在我们学校初二班试点推广由黄乃先生发明的新盲字，成功后将向全国推广。那时，我就在这个班里学习。

我的班主任沈家英老师是个明眼人。她首先学会了新盲文，并结合语文教学给我们讲解分词连写的规则和语法知识。她还用盲文给我们批改作业。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试点工作很快在我班完成了。学会了新盲文，我忽然产生了为《盲人月刊》写稿的愿望。于是，我就以“铜尺”为媒，写了一首小诗。不曾想，竟真的在《盲人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了。从此，我与《盲人月刊》结下了情缘，一直相伴到今天。

1992 年的 8 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盲人按摩学会



在内蒙古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在呼和浩特市遇到了几位分别已久的老同学。老同学聚会，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话匣子。锡海同学问我：“小任（至今有些同学与我通电话时还这样称呼我），你还记得吧，在《盲人月刊》上发表的你那篇文章‘菩萨拿着杨柳枝，蘸着净水瓶的水撒向人间……’，写得栩栩如生。”这问话，使我一下子想起了一段往事。

1955 年夏，中国盲人福利会在首都北京开办了盲人训练班，培养盲人事业骨干，训练班内分农业、工业、文化（师范）、按摩和音乐五个专业（农业班在第二年被撤消了）。音乐班的同学多来自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盲校，有一定音乐基础。大家演奏的乐器包括二胡、扬琴等。

许多人对盲人演奏扬琴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多的琴弦能打准吗？其实，盲人演奏扬琴并不罕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山东琴书《借年》、《装灶王》的扬琴伴奏就是盲人金先生演奏的，只是听众们看不见他而已。

我们班最小的师妹 16 岁的周美玲仅用半年的时间

间，演奏扬琴的技巧就超过了我这个“小先生”。有一次我们在公安部大礼堂给全国民政工作会议进行演出，各地民政部门的领导、北京市一些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也来观看。在她表演扬琴独奏广东音乐《倒垂帘》时，乐曲刚开始，台上的灯光突然熄灭了，顿时，台下有些骚动，但很快就安静下来，原来有人怀疑她不是盲人，给后台递条子，所以就出现了关灯的情况。玉珠般的扬琴声依然在大厅里回荡着，直至乐曲终了，灯光也就亮起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断电，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观众们被盲人的精湛演技征服了，这也为我们以后的毕业分配做了铺垫。

演出结束后，我就这次演出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1956年的第7期《盲人月刊》上。文章中，我在描述器乐小合奏《净水瓶》时这样写道，这是一首以苏笛为主奏乐器的民间乐曲，它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美好的境界：观音菩萨脚踏金光灿烂的五彩云，一手拿着杨柳枝，一手握着净水瓶，她不时地用杨柳枝蘸着净水瓶里的甘露，撒向人间。如今，我们的人民不正是在



党的阳光雨露下幸福地生活吗？锡海同学所说的就是这件事。一晃过去了 36 个春秋，他依然印象这么深刻，可见《盲人月刊》在读者心目中所占的分量了。

1962 年第 6 期《盲人月刊》发表了一篇《一个外行搞按摩的故事》的通讯，在当时盲人界也有一定影响。那是和我一起分配来青海工作的老同学写的。他原来不相信按摩能治病。有一次，我从土族乡来省城办事，正遇到他得了眩晕症，天旋地转，不敢走路。我给他按摩了 20 多分钟就好了。从此，他信服了。不久，他便写成那篇通讯。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过去了 34 年，1996 年第 12 期《盲人月刊》上又登了一篇由张顺祥写的文章《光明颂》，可以说是对那篇通讯的回应，两篇文章的作者不同，时间又相隔那么远，竟然巧合地成为“姊妹篇”，这并非偶然。我能从一个残疾孩子转变成一位受人尊重的高级知识分子，从一个普通的盲人音乐教师晋升为按摩主任医师，并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1998 年 7 月又被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全国盲人按摩指导中心聘任为全国盲人医疗按摩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并